

懷念毛人鳳先生

何芝園

人鳳先生一生獻身革命，竭智盡忠功績彪炳。自民國二十三年夏追隨前軍統局戴故局長雨農先生參加革命工作以來，晝夜辛勞，無間寒暑。自幕僚而擢升局長，而工作一仍舊貫，經常通宵達旦，毫不鬆懈，以致積勞成疾，不幸竟於四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溘然長逝，駒光如駛，忽忽已屆二十一週年，回憶往事，不禁悽然！我與先生相交四十餘年，朝夕相處，一切情景，猶一一繫繫于腦海中，恍如昨日，謹略述梗概，以誌不忘！

先生與我不僅是同鄉同志同事，而且是中小學的同學，相處達四十餘年，交誼之深，遠越手足，是以許多往事，實在值得我回憶。

在江山縣立文溪高小的時候，我們聚首的機會還不太多，祇是同為戴雨農先生倡導組織之求是學社社員，每逢集會時，聽先生之言論精闢，見解高超，衷心敬佩而已。自民國六年秋進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起，先生因先我一年，故雖不同班，但課餘時間，總是朝夕相聚，形影不離，不是研討功課，就是遊山玩水。先生秉性純厚，謙沖溫和，資質聰穎，好學不倦，使我衷心向慕。當先生將畢業的最後一學期，每逢星期假日，必

偕遊西湖名勝，從無間斷，六橋三竺，盡是我倆遊玩之所。因此當我在一中的最後一年，先生已畢業離校，每當課餘閒暇，就像失羣孤雁，心無聊賴，才覺得知己別離之苦，惟時我們都還年輕，雖暫相離，終覺後會有期。

自此一別，倏經十有餘年，直至民國廿三年秋再在漢口相遇，故人重逢，喜出望外。其間雖音訊無聞，却從未晤面，故一朝相敘，倍覺親切。那時先生在武漢行轅，我在禁煙督察處，雖不在同處辦公，但公餘之暇，先生必來寓所暢敘，興之所至，當通宵達旦，亦無倦意。

民國廿六年蘆溝事變，領袖駐節廬山，我與先生奉派隨節工作。其時辦公在山下，睡覺在山上，每日工作完了，多在凌晨時分，在萬籟俱寂中，相偕上山就寢，途中步行須半小時，即隨行隨談，不是討論工作，就是分析時勢，其見解之深刻，令人心折！

迨八一三戰起，領袖返駕首都，我亦回局工作，先生則隨戴先生赴滬策劃對日作戰事宜，貢獻殊豐。及南京撤守，我們又在武漢相敘，公餘必同進出，絕少分離，直至漢口撤退的當晚最後一班輪渡，我們始同輪過江，轉赴長沙。

在湘約留數月，至長沙大火之前夕，又同車經湘西過貴陽而抵重慶。在渝共生活同作息，直至勝利。其間雖曾因我胃病加劇，于卅二年秋奉派赴蓉工作年餘，其餘時間無不同作同息，相處一地，從未分離。

勝利還都，軍統局改組，先生因平日工作認真負責，刻苦耐勞，其埋頭苦幹之精神，誠非常人所能企及，乃擢升副局長，旋又升任局長，我仍充任第一處長。先生自受命局長後，工作益形繁重，雖週假期，亦無暇休息，而我亦有其份內之事，因而暢敘之機會較少。

先生秉性敦厚，易受宵小離間，使我倆之感情，幾瀕于分裂，令我深感痛心！卅七年秋我因舊疾胃病復發，病情嚴重，體力不支，不能繼續工作，不得已忍痛向先生請求准假休養。我到先生辦公室提出請求時，兩人相對含淚懇談達一小時餘，始蒙俯允。並再三叮囑我轉知全處同志，繼續安心工作，俟我病愈後當即回來與同仁繼續為革命而努力。及後我決易地調養，趨府辭別時，先生又殷殷相囑，好好休養。我見其熱淚盈眶，幾至放聲而哭，而我亦不勝悲切流淚。此雖屬暫離，但內心之悲酸，實有甚于赤子之離慈母，

為我有生以來嘗到別離最難受的滋味。

政府遷台後，先生經種種事實之證明，深知當時誤信讒言，致使我兩人發生誤會，如今真相大白，誤會冰釋，恢復過去原有之交情。在台我雖未擔任實際工作，但每逢星期日，必邀至公館暢敘終日。四十四年秋先生養病于我北投寓所，更朝夕相敘，無話不談。我曾一再勸其專心調養，以期早日康復，而先生責任心重，每日仍照常批閱重要公文，沒有好好休養，沒到兩月就回局照常工作。

四十五年春先生舊病加劇，在中心診所療養，每次相見，輒勸我要以健康為重。那種依依不捨之情，令我心酸，很希望我能和他多談談，只因遵醫生叮囑，要他多多休息，未便久留，含淚而別。在先生飛美就診之早晨——五月十四日——我



毛人鳳將軍早年的照相

去公館送行，曾談到在美之人照料，時內人正在美，並已定於十七日回台，乃決定電話通知內人暫緩離美，以期留美就近照料。不料接連兩日，均因氣候不佳，無法接通，未能如願，深為遺憾！

及聞先生在美動手術後經過良好，正感無限欣慰。更先後接到他來信兩封，內容如下：

七月十二日信：「現弟已出院，寄住一公寓內，對外不公開。據醫生說此病如早一年開刀，則較易復元。現距開刀已五十天，健康進步固多，但體力仍太差，不能多勞動，否則立感疲勞氣急，故尚須相當時間培養。因弟現在每見一個任何人莫不羨慕其強壯也。」

九月十日信：「在波士頓接讀手教，未及即復，甚歎！弟在紐約曾與欽羽兄弟及欽翼見面，他們請我吃飯。侄輩很懂事，有禮貌，應向兄嫂道謝。他們交弟帶交國兄美金六十元，文嫂二十元，欽翎二十元，雖為數共只一百美元，但我輩子弟能以其正當收入孝敬父母者，吾尚未之聞也。欽翼還送我原子襪一打半，我已收下，將為她轉送他人，並將送幾雙給兄嫂也。禮物雖微，意義甚重，兄嫂將為之莞爾而笑也。弟回台後甚願到尊寓小住幾天。一切以健康為第一，甚盼國兄經常注意及之，蓋弟經此一場大病，才有此覺悟，但恐無及矣。」

前後兩信，均殷殷囑我注意健康，其愛我之深，真使我終身難忘！

先生回國後，除在機場一度見面外，又會到公館晤談數次，他幾次含淚對我說：「我恐怕沒有希望了」。我只好安慰他好好調養，一定會好的。但我內心的酸痛，實難言宣。及先生在陽明山醫治後，未獲一晤，深感遺憾！十月十四日午時噩耗傳來，驚聞之餘，淚如雨下。先生與我相交四十餘年，情同手足，親越骨肉，一朝永訣，悲痛曷極。回憶先生身體原甚壯健，平日甚少疾病，只因為國辛勞，而今竟一病不起，先我體弱多病之身而遠離人世，胡天之不久假善人？以我多病之軀，豈能久留於人世耶？早願隨先生之後，以期相敘于九泉之下也！

今屆先生逝世二十一週年，回憶過去與先生相交之深，及先生遇我之厚，不禁心酸淚下，而不能續筆者再。而今赤禍未滅，大陸同胞仍處水深火熱之中，正待我全體同志來完成反共大業之際，先生竟棄我們而長逝，不僅我個人失去了一位良友導師，抑且國家損失了一個忠貞熱忱堅強負責之反共鬥士，我的悲痛心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如今大陸共匪，倒行逆施，泯滅人性，天災人禍，覆亡指日可待，他日反攻勝利，雖未能與先生同返大陸，似為憾事，想先生亦必含笑九泉之下也！我本不文，謹寫此以誌不忘！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